

作战样式发生深刻变化,战场消耗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新一轮纳卡武装冲突回顾与启示

■李瑞景 王毅

军眼聚焦

据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国外长10日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达成在纳卡地区停火协议,各方同意自当地时间10月10日12时起在纳卡地区停火,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调下交换战俘和遇难者遗体。但此后双方均指责对方违反协议发动袭击,交火仍不时延续。

本次武装冲突从9月27日爆发当天,双方动用了坦克、火炮、无人机、直升机和防空导弹等装备。虽然亚阿两国并非军事大国,但从这轮武装冲突中,人们也得以一窥未来战争的某些特征。

无人机正深刻改变作战样式

在叙利亚战争、利比亚战争,也门战争以及全球反恐军事行动中,无人机早已成为战场的“常客”和“狠角色”。此次纳卡冲突中,无人机的表现更是堪称“惊艳”。以阿塞拜疆为例,其购自土耳其的TB-2中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携带MAM-L小型激光半主动制导空地炸弹,对亚美尼亚的地面装甲部队进行多次精确打击,以致亚军在后期冲突中不敢轻易投入装甲部队。

特别是,阿军使用TB-2无人机配合购自以色列的“哈比”-2反雷达无人机,成功摧毁了亚美尼亚十余套防空系统,其中包括一套S-300防空系统和一套“驱虫剂-1”反无人机电子战系统,展现了惊人的破防能力。

此外,阿军无人机还对纳卡纵深地区的亚军补给线实施了空袭,导致部分亚军士兵在冲突后期因粮食弹药匮乏而被迫放弃阵地。

无人机在纳卡冲突中的表现,引发了人们对传统的制空权作战理论的再思考。传统观念中,制空权更多是指使用空军有人驾驶飞机在一定时间内对战场空域的控制权。然而,传统的喷气式战机并不是对低空空域进行长期控制的最佳选择,而长于低空打击的武装直升机则面临越来越大的反制威胁。此次冲突中,阿军仅凭无人机便取得了战场的制空权。由于无人机具有成本低且续航时间长的特点,战时可通过多批次轮换部署的方式,实现对目标空域的全时段监控。一旦发现目标,便可实现“发现即摧毁”,从而大大降低低空对地压制作战的难度和成本。同样,装备无人机的陆军地面部队也可获得争夺低空空域的能力,大大降低对空军空中支援的依赖。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各国对无人机技术和战法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无人机向智能化和集群化方向的发展,未来搭



载各种设备的无人机将能够完全自主完成指挥通信、侦察跟踪及火力打击等任务,在未来战争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地面部队作用仍不可替代

此次冲突中,尽管阿军占空中优势,对亚军造成沉重打击,但其地面部队却推进缓慢,导致最终占领的地区面积远不如预期。亚军地面部队尽管面临巨大空中威胁,但往往能够利用“地利”,灵活运用地雷战、伏击战、包围包抄等战法,大量消灭阿军地面有生力量,迫使阿军后撤,导致阿军空中优势无法通过地面部队转化为对领土的实际控制。

纵观整个冲突过程,补给线、制高点、城镇定居点等地面目标仍是战争争夺的焦点。冲突爆发当天,阿军地面部队就占领穆罗夫达格山脉的一个制高点,对连接纳卡地区和亚美尼亚的一条高速公路实施火力封锁,切断纳卡境内亚军的重要补给线。双方地面部队也常围绕某个城镇定居点展开拉锯式攻防,激烈巷战不时发生。

双方地面部队在冲突中的表现再次证明,尽管武器装备在战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决定战争胜负的仍然是人。阿军虽然装备先进占尽优势,但这种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胜势”。10月7日的冲突中,占空中优势的阿军占领纳卡南部部分地区后,训练有素的亚军士兵利用地形、天气等有利因素悄悄逼近并包围该地区,用狙击枪、反坦克导弹、火炮发起突然进攻,击溃阿军部队。事实上,这种阿军刚刚占领某个村庄旋即又被亚军夺回的情况,在此



次纳卡冲突中并不罕见。这也表明,在涉及领土控制权改变的武装冲突中,仍需要进行实际的占领和控制,地面部队的作用仍然不可替代。

军队建设必须考虑现代战争的高消耗特征

此次纳卡冲突,亚阿双方从一开始便摆出不惜一切代价决战到底的架势。9月27日当天,亚美尼亚就进入全国戒严状态,进行全国总动员。阿塞拜疆也从9月28日零时起进入“战时状态”。然而,战场的高消耗立即让双方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在第一天战斗中,双方共损失45架无人机,近60辆坦克和装甲车,人员伤亡超过750人,此外还包括亚军数个防空导弹系统和阿军的4架直升机。随后几天,双方公布的各项战果数据不断翻番。虽然不排除双方有夸大战绩的可能,但对于一年军费约20亿美元的阿军和约5亿

美元的亚军来说,持续的战场高消耗依然是“无法承受之重”。亚美尼亚被迫拉出二战时期的火炮作战,阿塞拜疆也面临着巨大压力。一定程度上说是高消耗促成了双方最终停火也并不为过。

值得一提的是,阿军高中低搭配的无人机建设模式在应对冲突的高消耗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阿军在战前曾将大量苏联时期价格低廉的安-2双翼飞机改造为无人机。在战斗中,安-2无人机负责引诱亚军防空系统开机,紧跟其后的TB-2无人机及“哈比”-2无人机则负责对暴露位置的亚军防空阵地实施精确打击。可见,面对高消耗的未来战争,不能片面追求武器装备的“高大上”,高中低搭配是提高装备的总体性价比、控制战争成本的有效方式。

图①:9月28日,阿塞拜疆炮兵部队向纳卡地区的亚军阵地发起进攻(视频截图)。

图②:9月27日,亚美尼亚民众在首都埃里温参加招募志愿兵的活动。资料图片

军眼观察

将数据视为战略资产,推出国家、机构和企业数据战略已成为世界性风潮。10月8日,美国国防部发布首部《数据战略》,宣布要将国防部建设成为“以数据为中心的机构”,目的是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使用数据来获取作战优势和提高效率,形成中心辐射战场的联合全域指挥控制数据支持模式,从而更好地维护其全球军事霸权。

这份11页的文件列出了实现战略所需遵循的8项指导原则,应当具备的4个基本能力,以及预期达到的7大数据目标。“数据资产”“数据伦理”“数据设计”“数据访问”“数据训练”“数据适用”等领域前沿名词出现在原则之中,数据“标准”“治理”“文化”等被列为基本能力,而那些大数据时代越来越为人所熟知的数据增值赋能方法——“可视”“可访”“可解”“可信”“可保护”“可链接”“可互操作”——被当作建设目标得到了高度重视。

“数据可以是石油,也可以是弹药。”所有这一切的终极意图,在于将武器平台、连接设备、传感器、训练设施、试验场和业务系统所产生的大量数据从抽象的、特定于机器的输出,转化为有用的、可共享的信息,让美军在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系统中能够像使用弹药一样共享数据。从这个角度观察,这份文件,既是美军从网络中心战迈向数据中心战的重要环节,也是国防部作为推行数字现代化的核心部门为自身设计的未来十年“数字化改造”路线图。

作为一种适应当前无边界的网络的数据安全策略,新战略有着所有数据战略与生俱来的“破壁”意识,比如试图突破常规管理走向覆盖全部环节的数据治理,突破数据技术与文化之间的隔膜,突破数据持有者向数据共享的障碍。

与此同时,新战略与一般意义的战略相比也有着显著差异,那就是典型的联合作战意识。由于坚信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数据,如何令国防部数据成为能够带来即时和持久军事优势的高附加值战略资产,让美军在联合全域作战的战场上取得数据优势,将是新战略未来十年的关注焦点。

这其中,精确意识是通过“数据弹药”获取作战优势的关键所在。追求精细的标准化、讲求精密的架构性、致力于精准的协同性,才能将正确的数据通过正确的链路共享至正确的人,最终发挥效用。

由于这份《数据战略》只是一项国防部方案,而非国防战略,因此有着强烈的机构意识和本位意识,意在通过由国防部首席数据官所领导的数据机构建设,让其逐步拥有美军数据中心的资格和能力。据此,美国国防部将成立一个数据文化养成机构,宣讲并调动起全员的数据决策形成机构,提供全域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一个数据建设指导机构,制订并发挥数据伦理、数据合规以及数据标准的作用;一个位于中枢的数据服务整合机构,以数据服务推动所有层级的明智决策;一个数据人才管理机构,发现和培养一支数据专家队伍,并通过搭建数据工程中心,为促成专家间合作培育一个支持性的生态系统。

美国国防部《数据战略》意在维护霸权

■金苗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防部的这份《数据战略》,虽然表面上颇有拓荒意味,实质却是美军在数字现代化进程中由分支实践倒逼中心改革的结果。早在2003年,美国国防部就曾正式发布过《国防部网络中心数据战略》,以满足当时的“网络中心战”建设需求。此后,各军种又竞相展开“数据中心战”实践。美国国防部推出的《数据战略》,更多的是在各军种和军事机构“数据中心战”实践的基础上去完成整体协调和统合治理,具有“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补丁意味,具体落实和实际运行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作者单位:江苏紫金传媒智库国家形象与传播研究中心)

抛弃“零问题”外交政策,在多个方向卷入相关冲突——

土耳其四处用兵收获几何

■李瑞景 潘晨

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围绕纳卡地区爆发的新一轮武装冲突中,人们又一次看到了作为地区重要力量的土耳其的身影。土耳其坚定支持同为突厥语系、穆斯林占多数的阿塞拜疆,不仅为其提供相关武器装备,还被指从叙利亚调派数千名武装人员直接卷入亚阿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4日应约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时,就专门对“来自中东地区的武装人员”参与纳卡冲突表示严重关切。

事实上,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就频频“大招”,接连出兵叙利亚和利比亚,并在东地中海向希腊高调示强。此外,其同美俄之间也在军售和地区主导权问题上矛盾重重,龃龉不断。

然而,曾几何时,土耳其一直将自己定位为连接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桥梁,采取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零问题”外交。“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对外政策逐渐转向。特别是2013年伊斯兰布尔骚乱后,土从以软实力影响为主的“零问题”外交,转为主动介入地区事务的“积极进取”战略。总统埃尔多安多次释放信号,“土耳其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土耳其必须在叙利亚占有一席之地”。

总体上看,埃尔多安尝试将土耳其嵌入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并试

图按照自身利益塑造对其更为有利的国际格局,在多个战略方向四处出击。土耳其频繁参与地区斗争,直面大敌对抗,是其对外战略转变的体现,也是其转移国内压力的现实举措。

东线,以泛突厥主义为载体,希望重塑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土耳其欲从民族认同中寻找支撑,重新构建出一个以其为宗的政治文明体系。土耳其在纳卡冲突中坚定支持同为突厥语系、穆斯林占多数的阿塞拜疆,被俄媒评论为“近年来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众多例证之一”。

西线,加强对地中海沿岸的控制,以期营造战略主动态势。2019年底,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达成协议,包括建设两个军事基地以及参与勘探地中海沿岸资源。土深入介入利比亚战事,不仅意在获得石油资源,还能对希腊、塞浦路斯形成威慑。

南线,高举逊尼派大旗,试图领导伊斯兰世界。在叙利亚战争中,土耳其利用沙特与伊朗之间的矛盾,不惜代价支持同为逊尼派的叙反对派,以期在推翻巴沙尔政权后,借道打开直至阿拉伯半岛的通道。而土耳其的长远打算,则是在此后逐步拉拢“渗透”约旦、伊拉克等国的逊尼派,以最终逐步取代沙特的地位。

北线,加强与欧盟接触,期望加快现

代化发展。尽管土欧关系近来颇为不睦,但欧盟方面在难民等诸多问题上仍有求于土,这是土耳其的底气和底气所在。土耳其的短期目标是到2023年,也就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加入欧盟。

土耳其近年来之所以四面出击,除了希望恢复奥斯曼帝国荣光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借此转移国内治理的诸多矛盾。除库尔德武装的袭击、世俗派的军事政变威胁以外,土耳其还面临着国内严重的经济问题。近年来,土耳其本就因为货币超发的后遗症逐步爆发而陷入经济动荡,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土经济雪上加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土经济将萎缩5%,通货膨胀率将升至12%,失业率将提高到17.2%。出兵叙利亚、利比亚等一系列的外部军事行动,也是意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转移国内矛盾。

土在战略方向选择上其实面临多重困境。在东线,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都对泛突厥主义保持强烈的警惕;在西线,希腊在欧盟的支持下与土分庭抗礼;在南线,逊尼派“领头羊”沙特对土的敌意加重,逐渐从网站封禁发展到贸易抵制;在北线,针对土方的激进行为欧盟表示或将重新考虑双方关系。或许,土耳其正在陷入“国内困难——对外进取——更加困难——更加积极进取”的恶性循环。

釜山海军基地——

新基地甩不掉“老客户”

■李祥辉 盛莉



兵史地志

位于韩国东南部的釜山,是韩国第一大港口、第二大城市。釜山海军基地,坐落于釜山市东部釜山湾内。这里是韩国海军作战司令部和美国驻韩海军司令部驻地,也是美国军舰在韩国的主要休整基地和驻韩美军重要海运与后勤补给基地。

釜山海军基地的历史并不长,2006年6月15日才正式完工,但其扼守朝鲜海峡咽喉部位,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基地占地总面积约53公顷,可同时停泊

釜山海军基地——

新基地甩不掉“老客户”

■李祥辉 盛莉

港口操作基础设施,可提供包括燃油补给、岸电、压缩空气、污水排放、油污清除和存油排放等基本港口操作服务。

2007年12月,韩国海军最高作战指挥机构——海军作战司令部从镇海海军基地搬迁至釜山海军基地内。韩国海军远洋型主力机动作战部队第7海上特混支队司令部也设在釜山海军基地,主要兵力包括世宗大王级宙斯盾驱逐舰、忠武公李舜臣级驱逐舰等水面舰艇。

基地建成服役后,美海军第7舰队“华盛顿”号航母曾经多次停泊到这座基地内,并参与美韩联合海上军事演习。此外,美海军第3舰队下属的“卡尔·文森”号、“约翰·C·斯坦尼斯”号等航母战斗群也时常中途停泊于该基地。

2016年2月,此前位于首尔的美国驻韩海军司令部,也搬迁到了该基地内。按照美军此前的说法,这是为了使两国海军可以进行更紧密的协调与合作。不过,这一动作也与美军向韩国移交战时指挥权的进程紧密相关。根据移交计划,目前处于零散部署状态的驻韩美军将被合并到50个左右的大型基地中,逐渐将更多防御任务移交韩军。也有分析认为,美驻韩海军总部南迁实际上意在摆脱“专注朝鲜半岛防务”的角色,进而使之具备干预亚太乃至全球事务的机动能力。

左上图: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抵达釜山海军基地。资料图片